

中共体制下的人间地狱——辽宁女子监狱

【明慧网】从辽宁女子监狱活着出来的人，一提起在那里的遭遇，立即陷入极其可怕的梦魇；听闻她们所遭受的酷刑虐待、超强度奴役，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“转化”，真是不寒而栗！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魔窟里的法轮功学员来说，不能说是“度日如年”，因为她们每分每秒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中煎熬。无需渲染，文字永远无法表达受害者所遭遇的真实感受。

一、超强奴役

辽宁省女子监狱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白辛台镇育新路七号。不但关押着全省女子服刑人员，还关押着全国各地（除新疆、西藏外）往这里调运的大量服刑人员。还有韩国、朝鲜等四个国家的犯人。辽宁女子监狱是制作全国公安部、司法部等所有警服、制服的基地，也加工铁路等部门的工装。此外还是制作多种品牌服装、羽绒服、运动系列服装等加工基地。很多服装出口日本、美国、欧洲、非洲等多个国家，有些合作的厂家是皮包公司，把代理拿来的订单到监狱去加工，常年加工大量的外贸服装。

辽宁女子监狱共有十三个监区，每个监区有十个左右的小队，每个小队有五、六十个在押人员。估计在辽宁女子监狱至少关押五、六千人。监区设有监区长（兼职服装厂厂长）、教导员，主管各个方面事物的几个科长，几个干事，几个执岗警务员，不在编的警务人员等等，每个小队有一个小队长。为了最大限度的压榨在押人员的血汗，逼迫她们超时、超强奴役，从早七点到晚七、八点都在车间不停地干活，午饭都是在车间机床旁轮流吃。定额数量超过承受的极限还要增加，完不成就加班。规定周日休息一天，还常常被加班占用。而每月



■中共酷刑示意图：毒打

只给奴工十元象征性的“报酬”。

第一监区和第七监区奴役在押人员做服装，是辽宁女子监狱的所谓“龙头企业”。二零一六年，张晓兵任第一监区监区长、服装厂厂长，生产指标达到了九千多万元，全女子监狱第一。二零一七年，女监给她又定了一亿的指标，到十一月份已完成了九千多万，也是全监狱第一。这时张晓兵坐在单位突然口吐鲜血，被送到医院，在一个多月中遭受两次大手术折磨后，张晓兵于年底丧命，年仅五十岁左右。

辽宁女子监狱，连为其卖命创收巨额利润的监管人员的命都不顾，可想而知服刑人员的死活在那里能算得了什么？单从这一点上看：张晓兵害人害己成了监狱的牺牲品。

二、从第一监区酷刑暴虐法轮功学员揭开黑幕一角

辽宁省内被非法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，基本都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。自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，这里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迫害从未停止过，并且迫害手段极其惨烈。截止到二零一七年底，已有三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

女子监狱迫害致死；最近，年仅四十九岁的鞍山法轮功学员刘旭艳，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，狱政科科长吴研是主要责任人；七十岁抚顺法轮功学员朱玉兰，身高才只有一米四，被辽宁女子监狱虐待致死。至于迫害致伤残、致精神失常更是不计其数。

对被劫持来的法轮功学员，实施一套刑事犯无需承受的残酷迫害模式：思想洗脑，威胁恐吓，暴打，浇冷水，关小号，长期罚站、坐板，长期罚蹲等等，这些是看得见的迫害；对于这些招法都不能达到目的时，就对法轮功学员施以更阴毒的药物迫害、用辐射或不可告人的邪恶手段对大脑中枢神经的损害等等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这里做不到的。

在第一监区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“思想教育”科长叫师静，四十七、八岁。表面和善，好象很有素质的样子，对法轮功学员还嘘寒问暖的。还跟法轮功学员表白：我很尊敬你们；自己从未上过“恶人榜”。可是在第一监区对法轮功的迫害却极其邪恶、阴毒；况且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五官挪移，被迫害的走路一瘸一拐，她看了从不过问。其实都是她背后指使犯人干的。我们看看师静是如何“尊敬”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。

第一监区有十个小队。监区把十分邪恶的犯人都集中到第十小队。恶犯张美妍，鞍山人，四十七、八岁，经济案犯，三类职务犯罪，打人手段极其残忍。还有盘锦的杜金娟，大连的马黎明，营口的闫虹林，大石桥的李晓莉等，都是张美妍的帮凶。所以第一监区第十小队所谓的“转化率”高，都是在这些毫无人性的凶残恶犯酷刑下，肉体承受到了极限而违心妥协的。（转下页）

（接上页）暴力“转化”

把新入监分到第一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先送到第十小队，进行思想洗脑，蛊惑其放弃信仰。然后利用邪恶的刑事犯（牢头狱霸）威胁恐吓说：到这地方来没有不“转化”的，有的是招数对付你！……

过了三、四天之后看法轮功学员没有被吓唬住，犯人张美妍、杜金娟、马黎明等恶人就纠集犯人对其大打出手。有时一两个人打，有时十几个人一起打，有时一、二十人围一圈轮流打。暴打之后，再把人弄到水房里罚站冷水盆。监狱自来水都是地下水，冰凉刺骨；从十一月开始北方就天寒地冻，站冷水里一会儿脚就会被拔木了，失去知觉。恶犯就一盆接一盆往身上泼凉水，人被浇的激灵激灵的。被浇后想去换衣服恶人不让换，还把人弄到没有监控的死角对其打骂，直到把人打懵了。

在一监区有位锦州法轮功学员叫刘静，被打的特别惨！大伙轮番打了多少次，又把她弄到水房继续打。打倒在地后，把头按在下水道，恶人马黎明踩着刘静的头，其余犯人连蹬带踹。之后每天还要让刘静坐小板凳，大家都看到她脸上黢青，破的不象样子；眼睛也黢青，眼珠子都打冒出来了。张美妍是迫害刘静的主谋。

有的法轮功学员就绝食抗议。在第一监区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十天，被送到监狱小医院灌食，其实都是犯人给灌。灌食时把人的肩、腰、腿用三条大带子捆绑在凳子上，几个犯人按住头，一个犯人往胃里插管子，从水龙头接点冷水兑的什么糊糊往胃里灌……

酷刑折磨

实施各种暴力仍然不放弃信仰，就开始酷刑折磨。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清华，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。张美妍除了带头打她之外，还用缝衣针扎她指甲缝儿。

鞍山法轮功学员陈凤华，五十多岁。遭到毒打、站冷水盆、泼冷水、群殴之后，被罚站、坐板四个月。就是每天都要面壁站在一块地砖上不



■酷刑示意图：浇凉水

能动，从早上七点站到晚上七点；晚七点至十点坐板，就是坐在二寸宽、半尺长的小板凳上不动。动一点儿就是一顿打骂，不管头、身上，逮哪儿打哪儿。还对其一边打一边骂……

一段时间后，陈凤华的腰和腿就疼痛难忍，手够不着地。上厕所蹲不下，尿都尿裤子上了。被体罚两个月时，肚子肿的老大，冬天发的囚服本来很肥大，可是陈凤华的大肚子强塞进去。浑身疼痛难忍，晚上连翻身都极其困难。穿衣服、裤子、袜子十分艰难痛苦；上厕所更是遭罪，一冬天裤子都是尿湿的，大便后手都够不着擦。就这种情况她每天还要被罚站十二小时、罚坐板三小时。肚子大的吃进去多少东西，面壁罚站时用肚子顶着墙借点力；回监舍走路脚一挪一擦往前蹭。

罚站四个月，看陈凤华还没妥协，就改罚蹲迫害。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，蹲在一块砖上不能动，还要时不时就遭受犯人的打骂。陈凤华被迫害的几乎不能走路，回监舍一点点蹭，胳膊麻木，满身是汗，都要趴在地上了。有一次陈凤华是被人用轮椅推回监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迫害丝毫没有减轻。每天十五小时的罚蹲酷刑，直到满四个月！无法想象的痛苦，每分每秒在肆虐着她……

铁岭的武玉萍，被罚蹲，脚脖子肿的老粗，还罚坐小板凳。之后张美妍又把武玉萍整到小仓库迫害，对其拳打脚踢，用笞帚疙瘩乱打武玉萍的头；回来又整水房连打带踢。打过之后还限制武玉萍一个月内不许盖被子。武玉萍脚脖子始终没有消肿，头



■邢丹

被打后记忆也很不好。

阴毒摧残

当所有暴力、酷刑恶招用尽，黔驴技穷也无法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时，监管人员开

始造假，她们自己写所谓“转化书”，自己签字，自己按手印，上报交差了。从此以后表面上不再逼迫法轮功学员“转化”，但是背地里实施更为阴毒的迫害手段。

明慧网报导，在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有位鞍山市年轻女教师邢丹，被酷刑折磨后，又在食物中下药，都是给精神病患者用来强行镇静或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，把好好一个美丽善良的年轻女教师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、神志不清。在第一监区同样存在令人发指的阴损恶毒的迫害。

朝阳法轮功学员姜伟，四十多岁，被迫害的神智不清，坐在地上一动不能动。张美妍几个犯人就在地上拖拽她，把裤子磨破了，还拖拽，屁股都磨破了。科长师静还把姜伟关禁闭，关在两平米，无窗户无门的小号。姜伟被关虚脱，再送进监狱小医院抢救。

还有位大连法轮功学员，被迫害致精神失常，整天把头往硬东西上梆梆磕。拿到刀、剪子（车间做活有这些东西）就往脸上乱划，血淋淋的也不停手。后来也不知道人哪儿去了。

另外，大约二零一六年，辽宁女子监狱对整个监狱的在押人员进行一次DNA化验，并且存入数据库。还对所有在押人员录像、录声音。这些诡异的行为不免让人联想到“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”——活摘器官。时至今日，全球都在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；都在公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、贩卖器官的残暴罪恶。可是官方竟然还在肆无忌惮的对在押人员、对各地区法轮功学员进行DNA数据采集，中共真是魔鬼！

注：本文节选，详见明慧网。◇